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季氏篇〉第十二章。

【齊景公有馬千駟。死之日。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。民到於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。】

「今日吾為你們講書，若隨意聽，不得利益，不論預習或複習都可以。看書不起疑不會進步，中國的學問，一看就能有所發明的人很少。看不懂還好，還可以往其中去研究，就怕自以為懂了，便看過去。你們沒有參過禪，讀書便吃虧，學禪學淨也不懂其中的原則。」

「淨土宗全在願字，無願，念到一心不亂也沒用，必須具備三項。不信，有什麼願？不願，誰能行？信願行三事是一種舉動，一種舉動有三分的力量，缺一種便不成功。日本真宗、東本願寺、西本願寺，注重願字，注重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，這就壞了，疏忽信與行。如一把扇子有竹、紙等構成，若只說紙便不行，紙並不是就是扇子，條件不具備。」

「禪宗第一要緊是疑字，因為禪注重結果必須開悟，必須證，淨土宗不悟證也可以。悟從何而來？不疑不悟。願疑，將疑解破，不疑了才是悟，若不疑如何悟？今日研究佛學，學三天便看不起儒家，這與九思的疑思問有關。今日對西坡或許有疑惑，疑還可以，惑就不可以了，惑是迷惑，疑可以思問。往後吾講書，你們要先看，講完再溫習，吾以禪家、佛家的方法講，一字不錯過。」

「吾看經文，也看注解，注對的吾採取，不對的吾也知道。注子中有十之七都不對，這與佛經不同的地方在哪裡？」

「注解佛經與儒家書者不一樣，佛家注重後來的証果，所以不問禪淨密律，都求斷惑，不說空話。注疏大體不離斷惑的辦法，都注重後來的結果，如《彌陀經》的結果在當生成就，不能成就便白幹了。」

「儒家的注疏，東漢以後的各各注解，對經典人物沒有說壞的。唐以後這樣的注解就少了，但大體往證果上走。漢以前吾不敢說，後來儒家的注疏都是走升官發財考狀元的路，孔子之道在這裡嗎？走世間的知識，所以器量淺薄，到南宋改經，人人敢動手。佛家的注子，不論好壞都往證道上走，沒有多大差別。若是孔子之道，知道的有幾人？知而能去幹的又幾人？能照孔子之道去幹的則都去學佛，學佛才能真懂孔子之道。」

「這一章沒說是某人說的，究竟什麼人說？若孔子說，為什麼沒有子曰？考據吾不信，不信考據，吾就無法為你們說，但是吾也沒辦法，這是周朝時代的事情，須有考據。研究儒學，有訓詁學、考據學與義理學，宋儒講義理，講義理是注重微言大義，以微言大義說這章，注得太雜亂，但是有對的，也有不對的。他還不知訓詁，如何懂微言大義？吾講《禮記》便選著講，因為其中的飲食起居都與今日不同。例如《史記》，樊噲來，項羽跪起，古代的坐法與現今的坐椅子不同。漢代度量衡與如今也大有差異，藥方講幾斤幾兩。所以有些考據又不可不知。往後你們不要呆板，疑思問，古書有錯簡是當然的事情，可以闕疑，宋儒卻為闕漏處補上，甚至移動經典，妄作聰明。」

「這章已經不知道是什麼人問的，只是舉出兩件事來說。人做事，不在有勢力、地位，在乎有道德，與人民、國家、社會有利益。佛家有上報四重恩，因為大家對我們有恩，應該報答。如何報答？有能力、錢財便以物質報答，否則以身體報答，辦公家的事。如

早晨起來掃街，街道是公有地方，掃乾淨便對得起大家，也不必叫人知道實情。自己做為端正的人，可改一方的風氣，功德很大。」

「這一章書大意如此，其中有的考據吾不講。」以上雪廬老人先說出，講這章書，考據方面他就不講了。

『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』

「齊景公是一國的諸侯，齊是大國」，齊國是大國。「兵車有千輛，一輛有四馬」，就是一輛兵車有四匹馬，「千乘就有四千匹馬，王畿以外附屬的還不論，很可觀。齊景公又是諸侯，又有幾千匹馬，但是他死的那一日，百姓沒有讚歎他一點好處，沒有人會想他。稱者，讚歎他。齊景公有地位有什麼用？」就是齊景公他這個國家可以說很富強，但是死了，老百姓沒有讚歎他一點好處，也沒有人會去懷念他，去稱讚他，這是齊景公有這個地位有什麼用？「德，有作得的」，道德的德，有獲得的得這個字來解釋的。「為這個字，兩派打官司。用德字比較好講」，用道德這個德字比較好講。「也有兩字通用的調和派」，也有一派，這兩個字都用。「德，道德，與民有好處才是道德。」

『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於今稱之。』

「再舉一個反例」，反面的一個例子。齊景公死了，他是富國強國，但死了，人民並沒有懷念他，沒有去讚歎他。反過來看伯夷、叔齊，「伯夷、叔齊為孤竹君的兒子。從前家有長子，國有大臣，孤竹君的意思是要叔齊繼位，伯夷看出來，便藉事離開孤竹國。叔齊也知道父親的心意，以及兄長的意思，繼位是對不起大哥，也走了，去找伯夷。二人離開故國，在山野自己耕種，最後在首陽山」。「首陽山考據有五處，各有道理，吾不去考，只論事情。」雪廬老人在這個地方，他就不是注重考據這方面，只評論這樁事情。

「周武王伐殷紂王，伯夷、叔齊扣馬而諫，以為臣伐君是不對的。」

武王軍隊想殺害他們，姜太公以為兩位是賢人，命令人放了他們。周得天下後，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餓死首陽山，這說法不一定，有人說沒有餓死。」「這裡經文只說餓於首陽之下，沒說餓死」，沒有說餓死於首陽之下，只說餓於首陽之下，「所以吾今天也不說」，雪廬老人也不說他就是餓死了，因為這個不確定。餓，有遇到挨餓的時候，但不一定是餓死，是餓一段時間沒得吃，所以雪廬老人他就不說了。

「餓是窮的緣故。和齊景公比較，他們是沒有錢財」，貧窮沒有錢財，挨餓。「子貢曾經問孔子：伯夷、叔齊何如？孔子說：古之賢人也！」「周初」，周朝初年，「到孔子的時候，人民到了如今還稱讚伯夷、叔齊。兄弟讓天下，又孝又悌，能長養好風氣」。

「你們不要爭名利，縱使得了全球大總統，也不能再活七十年；縱使再活二百年，死後也像齊景公，到三途去還債，無間地獄八萬四千大劫，那可長壽了。」這個地方，雪廬老人勸我們不要去爭名利，縱使你做了全地球的大總統，還能再活七十年嗎？縱然再活二百年也是要死，死了之後也是像齊景公一樣，沒有人會懷念他，而且生前造的惡業要到三途去還債；若到無間地獄，八萬四千大劫，那可長壽了。

『其斯之謂與？』

「還有一句：其斯之謂與？沒頭沒尾，也有人講解，吾不講。」這句沒有頭尾，雪廬老人他就不講。但是也有人講解這一句，雪廬老人他的態度，沒有頭尾的、不能確定的他就不講了。

這章書主要告訴我們，主要要有道德。有名利、沒有道德，死了之後沒有人會去懷念他，沒有人會去感恩他，縱然做到了全球大總統也是一樣，沒有人會去想他，而且造的惡業還要墮地獄。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

!